丰一吟的《名堂》

张昌华

“名堂”，辞典的释义为“花样”、“名目”。本文标题的《名堂》则是只印数百册的民间小刊物名，专发名字背后的故事。丰子恺先生的哲嗣丰一吟，本叫丰一宁，因当年私塾老先生读音之误，变成了丰一吟，一吟终身。丰一吟先生应《名堂》杂志所约，写了篇《我的名字被改过》，寄信时阴差阳错装错了信封，故衍生出笔者这篇小文。

告退编席，归隐田园后，我枯坐在家，负暄、吃烟、喝茶、读书，打发寂寞的时光。去岁，被友人捉去到一家民刊《百家湖》帮差。这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社区性民刊，开发商老板，为丰富他所开发的百家湖小区三千居民文化生活而创办。我走马上任后，辟了个新栏目叫“百家书画”，慕丰一吟先生大名，请她赐稿。丰先生自谦云：她本业是翻译，绘事是业余，而绘品都是模仿父亲的画作，没有创造，乏善可陈。婉谢。先生不赏脸，我只能干瞪眼。癸巳盛夏某日，绿衣使者送来鼓囊囊的一宗函件。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？拆封展读始知是丰一吟先生的惠稿《我的名字被改过》，还有一幅墨宝“名堂”两个字，大字饱满丰腴、遒劲，“丰”味十足。真是天上掉下一块馅饼。我马上偷梁换柱，从已发排下厂的当期杂志稿件中，抽掉一篇，以此替补。孰料，当我正在看此稿大样时，忽接丰先生电话，问我是否收到过她的一篇稿子和书件《名堂》。我忙不迭地回应“收到，谢谢、谢谢”，当我最后一个“谢”字还没说完，电话那端丰先生笑着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老糊涂了，把寄给《名堂》的稿子寄给你们《百家湖》了。麻烦你退还给我。”信号不好，电话中断。一句话犹如一盆冰水兜头泼下。尽管我心中感到失落，甚而沮丧，嘴上仍然爽气说“好”。心中油然泛起“命中有时终归有，命中无时终归无”的那句老话来。当即叫来快递公司，将《名堂》璧还。快递收件员未走，丰先生又来电，接上中断的话题：说她乐意为我写一幅字，问尺寸要多大，写什么内容，嘱我写信告诉她。我如电击一般又兴奋起来，我忙驰函言明，随缘是福，没有奢求，赐一幅小字即可。适巧手边有十竹斋花笺，我在一页漂亮的郑板桥画竹的笺纸上贴了张黄色的N贴小条：“请写在此页上。”我怕老先生落笔万一有误，信手多放了两张供她备用。十日后先生复函到，我拆开一看，眼睛都直了。“天于我，相当厚矣”。丰先生做了笔赔本买卖，索回误投我“名堂”两个字，还我的却是三幅墨宝，写的是唐诗宋词，满目琳琅，激动得我就差点喊“万岁”了。我知道先生早皈依佛门，佛家素以慈悲为怀，讲究“缘”。我与先生是新识，缘浅，但福分还真可以呢。我无以为报，只有秀才人情，用毛笔恭恭敬敬书一长函鸣谢。手边的“馅饼”太大，我一下得了三份字，有点消受不起。记得季羡林先生对我说过：“人要戒贪，特别是老年。”也许是天意，三幅作品偏偏有一幅没署上款，或那就本不应属于我的，遂将其转赠丰子恺先生在海外的一位老“粉丝”。

“名堂”至此，已无什么“花样”、“名目”了，本可画上句号。日前，忽得丰先生用毛笔书就的手札，盈盈满页，纸润墨香。先生满怀豪情地大抒对中国毛笔书法历史悠久的胸臆，她在一番浅吟低唱后，顿生感慨：“我父亲在世时，总是说我的毛笔字太差。当时我致力于翻译，未在毛笔字上下功夫，如今悔之晚矣！”笔端流出对父爱如山的感恩和有负教诲的愧疚。先生所言“字差”那是自责与自谦，谁人不知她的墨宝，刻下其价不菲呢。先生信末又风趣地说：“我是越老越忙，但仍打算多练练毛笔字，所以今天用毛笔复信，也是一种练习。”读罢令我感慨良多：据我所知，丰子恺先生羽化后，数十年来，丰一吟案头的墙壁上始终悬挂着她十二岁那年，父亲为她题的陶渊明的诗句：“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。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。”时年八十有五的丰一吟，迄今仍常常面对此画沉思，策勉自己。

丰一吟先生知道我也喜欢写毛笔字，还与我切磋、请我“指教”，令我汗颜。丰先生专门以毛笔字为题给我写了这样一通意味深长的信，分明是对后生的希望与策励，我似乎悟出了一点“名堂”。

等待与守候

徐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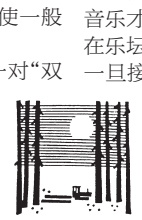
美丽的容貌有消损的时候，优雅的灵魂却能够永恒。有时候，优雅并非就是轻易的心想事成和天遂人愿，而是一种耐心的等待和苦苦的守候，直至春花秋月，瓜熟蒂落。

舒曼青年时寓居在音乐家维克先生家中。他和音乐家的女儿克拉拉一起弹琴，一起创作，一起举办小型演奏会。当时舒曼19岁，克拉拉12岁。渐渐地，年纪小小的克拉拉从心底爱上了爸爸的这位学生，她唯恐舒曼先爱上别人，曾央求他说：“请等着我长大。”

舒曼后来因为练琴过度损伤了手指，无法再圆自己的钢琴梦了，只好改学作曲。这时候，正在长大的克拉拉安慰他说：“让我把我的手指借给你吧。”

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，互相离不开了。最终，克拉拉不仅成了舒曼的得力助手和知音，也如愿以偿做了舒曼的妻子。他们在热恋中如此憧憬过：“让我们一起来创造如诗如花的生活，我们一起来作曲、演奏，像天使一般把欢乐带给人类。”

人们说，在德国音乐史上，这是一对“双子星座”。凡是舒曼的名字在闪耀的地方，也同时映射着克拉拉的光芒。



然而，生活上的压力和创作上的过度投入，终使一代音乐天才舒曼仅仅四十多岁就疾病染身，英年早逝了。克拉拉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走出悲伤的阴影。她几乎把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，不与外人接触。最后，是舒曼的学生勃拉姆斯提醒她说：“如果您真的爱老师，就该振作起来，好好生活，而不是和他一起埋葬。”

此时，勃拉姆斯还不到20岁。他一直怀着一颗敬仰的心，跟随着舒曼学习音乐。老师去世后，他觉得，他有责任照顾好大自己八岁的师母。不过，克拉拉终生没有接受勃拉姆斯的爱情。虽然她早已看出了勃拉姆斯非凡的音乐才华，她也坚信，勃拉姆斯总有一天将会在乐坛上大放异彩，但是她也很清醒地明白，一旦接受比自己小八岁的勃拉姆斯的爱情，只怕会断送这个年轻的音乐家的生命，让舒曼英年早逝的悲剧重演。勃拉姆斯从此也只把对克拉拉的爱深深埋在了心底。这位小提琴大师活到了82岁高龄，却终身未娶。

勃拉姆斯和克拉拉的故事，为音乐史续添了又一段优雅的爱情佳话。与他的老师舒曼不同的是，这段佳话似乎在告诉世人：优雅，有时候又产生于默默的克制和无言的隐忍之中。

字画里读小说

楼耀福

当今，能写一手好字的读书人稀少，小说家荆歌属凤毛麟角。他的字一般不大，却如春天桃花，娟秀而不张扬，内敛而蓄芬芳。练字三十多年，荆歌说：“小时候，父亲规定我写字，一天三页柳公权，一周检查一次……为此不知挨了多少打。”严厉的父亲造就了今日江南才子。他也学画，看他画的山石、香炉、荷塘，无论构图、线条、墨晕、虚实都功底扎实，很得要领。

荆歌又不是一般的书画家。有一回，竹刻家安之觅来瓦当拓印的宣纸，荆歌分别写给四位朋友，先为我写：“窗外有枝修竹，他说与我相熟，前世常在一起婆娑，他有千个嫌少，我有万个不多，有个少女折枝，做柄扇子随着晚风轻摇，心事谁人知道，所以今生爱竹，有竹最是风雅，无竹也可不俗，爱竹犹如爱你，不可一日无竹，来世化为洞箫，为你江南歌哭。”荆歌即兴吟唱是因为我和妻子殷慧芬的前世今生，我笃信他不会再为别人这样写，也再无别人会这样为我们写。随性而出的文字如诗如歌。

荆歌说：好字“有特点、有情趣、不固定、多变化，天真稚拙、心手相连。”其实，创造性的内容更是优秀书法作品的重要方面。荆歌书法别具风姿，正由于他的诗人情怀和真情宣泄。

荆歌画画也如此。他画石头，写“春光易逝，秋风如诉，好朋友温暖我心，恒若磐石。”一段文字便让画印刻上了荆歌的符号。他画一位拖长辫的书生在江南山地独步，写：“俺20多岁的时候，在一所中学当老师。学校的前身是一座庵堂。每天放学后，学校便几乎空无一人，只有我。那时候的我，喜欢穿一件中式棉袄，双手背在身后。我就像拖着一条辫子的古人，总是在校园里无比惆怅地看远方似有若无的山光和塔影。”文字是图的解说，图是文字的插画。有人物，有音容动作，有环境描写，有细节更有心情，荆歌分明在写小说。

优秀的小说家作画追求作品的深刻内涵。荆歌画一串被捆绑的螃蟹，几行文字让我怦然心动：“我在震泽教书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生天天被叫到办公室，各科老师都车轮般折磨他，他终于由差生变成了学习成绩优秀的人，但他却在毕业前夜淹死了，他曾拎来一串螃蟹送我，稻草扎着就像他的命运。”同情、惋惜、愤怒、控诉，荆歌在情感的喷泄中体现了作品形而下和形而上的意味。

我与荆歌意气相投。对世道清浊艺界雅俗，常有共同语言。同是玩家，一起寻古访旧，赏壶玩竹。他的《文玩杂说》与我的《月河淘旧》被出版社编入同一套丛书。只是他长发飘飘倜傥潇洒，而我土不拉几像个老农民。至于他能书善画，我更是只有惊羡的分。

远去的风景

徐亚斌

离开家乡已经三十五个年头了，每次回乡踏上这片热土时，内心是复杂的，我为故乡的每一个发展、变化而欣喜，但一想到那道正在远去的风景，心中又不免怅然若失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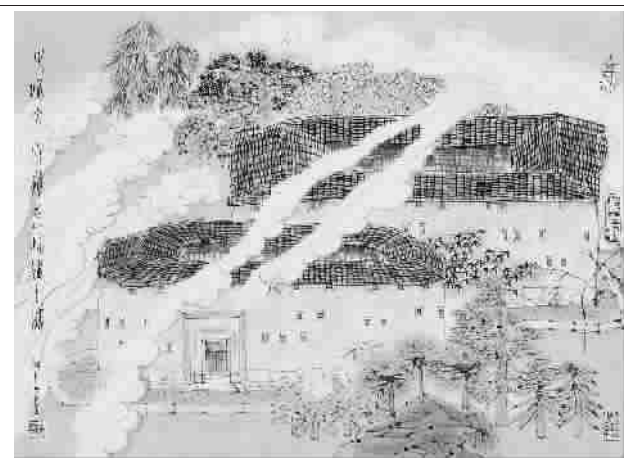
说起那道远去的风景，芦苇无疑是最为炫目的底色。遥想当年，海岛的每寸土地上，似乎都有芦苇的身影。最为壮观的是东滩和北沿，盛夏时节，站上江堤，极目远眺，望不到边的大片绿色，实在是撼人心魄啊！当然，即便在沟渠边、田埂旁，你也会看到它们的存在，或孑然独立、或三五一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每看到卓然兀立的芦苇，仿佛有了依靠，心里就会平静而踏实。

芦苇不仅为海岛人提供了精神力量，而且还为海岛人遮风挡雨，营造了温馨和幸福。记得早年参加围江造田，白天，工地上红旗猎猎，人声鼎沸，其场面堪比当年的淮海战役；入夜，几十万民工都蜷缩在江堤下的“环洞舍”里。这“环洞舍”就是由芦苇搭建的半圆形便屋，尽管外面是寒风刺骨，但“环洞舍”内却是温暖无比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海岛人的生活是离不开芦苇的。大的说，住房用的是芦苇，小的说，各色用品，几乎都和芦苇沾边，什么篱笆、畚箕、囤条等，不一而足。芦苇是海岛人的依靠，也是海岛人的希望。

各种各样的海草也是那道风景不可或缺的点缀。在辽阔的滩涂上，除了芦苇以外，更多的是各种水草，我印象最深的有江草、关草和丝草。和芦苇相比，它们没有那么蔚为壮观，甚至有点瘦小羸弱。但它们同样是坚强的。多少次潮汐袭来，它们完全被江水吞没，但潮水一退，硬是从淤泥里挺起身来，再现原先的勃勃生机。有些不幸被淤泥掩埋，但还会挣扎着冒出新芽。

由于芦苇的特殊价值，很久以前就被人们保护起来了，这些水草就成了牛群唯一的草料。每天，成千的耕牛，像黑压压的一片乌云，不停地滚过来滚过去。其实水草的作用还不止于此。譬如说江草，由于坚韧，是搓绳的好材料，我至今还记得，海岛人很少用麻绳，更不要说尼龙绳了，用得最多的是江草绳。一过立秋，父亲就给我发出指令，要我去江边拔江草。我每天差不多是光着膀子，穿一条母亲缝制的老布短裤，搭一条老布手巾，天还没大亮就拿着扁担出发了，到太阳下山时挑上满满的一担回家，常常一个暑假能割上好几百斤的江草。那时江草很值钱，上等的要一毛钱一斤。但父亲是不允许卖的，到了冬闲，他要搓很多很多绳子，除了自己家用，其余的都送了人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记忆中的那道美丽风景，依然是那样的真切。只是斗转星移，那风景已渐渐远去，心中又不免怅惘，因为远去的岂止是风景，而是我的一片家园。



福建土楼（中国画） 朱新昌

从心底笑起来

周春梅

星期五下午，是文学社活动时间。我和学生都很珍惜这45分钟，读读写写，讨论交流，以“文学”为主，又不局限于“文学”，彼此都觉得有收获。学生参加社团一般都追求新鲜，文学社却有不少老社员，几个学期下来，就是不去别处。常有毕业了的老社员回来参加活动，大家围坐倾谈，真有家园的感觉。

有个周五，我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。对我来说，文学社的学生已经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我并未刻意掩饰自己。我告诉他们，遇到不快，我会去想或做一件让自己从心底笑起来的事：比如写作，尤其是自己觉得有进步甚至突破时，那种快乐真是“金不换”。我请大家也说说这类经历，分享彼此的经验，进而获得生活的勇气与力量。

学生的答案非常丰富。有些是我们熟悉的经验，阅读、旅行、听音乐等；有些则比较特别。一位同学说他不喜欢旅行，却喜欢坐火车。在那些观光景点，他看到的只是拥挤的游人，人工矫饰的风景；而在火车上，那些匆匆掠过的田野、房屋、劳作的人们，真实而质朴。每次下火车，他都觉得心灵被荡涤过了，目的地反而变得不重要。我告诉他，我的一位朋友每到一座城市，不看景点，不去商业街，只逛小巷和菜场，他觉得这是了解当地物产人情最好的方式；而作家苇岸则喜欢避开名胜，在乡野山川间徒步行走，亲近土地与人们。

两三位同学都提到了一种特殊的爱好：抄写。他们说与“读”相比，“抄”是一笔一画地写，更慢，更认真，也更入心。一位同学说她最喜欢抄写庄子的《逍遥游》，每有不快，就在“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的壮美想象中遗世而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一位同学说不期而至的一本书、一封信，都会让她欣喜。旁边的同学则补充说：不期而至的一位故人，一份友情，一段爱情……另一位同学则认为，不期而至带来的是意外之喜，这种喜可遇而不可求，不如从“储存”中去寻找温情。她将朋友的短信收藏起来，沮丧时就看看。我说，我有两大纸盒学生的信、贺卡和小礼物，与短信相比，这是“实体”的温情，似乎还带着手的温度、异地的气息；还有一位同学说自己的记忆才是最可靠、最便捷的储藏盒……

在这样的交流中，4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对同学们说，自己的心情已平复了，让他们从心底笑起来的那些人与事，丰富了文学的世界，也带给了我愉快和温暖，非常感谢他们。

学生陆陆续续离开了。这时社长走了过来，说：“老师，我能抱抱你吗？”这个高大的女生抱紧我，在我的背上轻轻拍了两下。另一个女生则眼泪汪汪地说：“老师，我就不抱你了，因为我要哭了。”一个男生走了过来，给我一片树叶；我说，我的储藏盒里又多了一件宝贝。他有些害羞地提醒我树叶背面有字，我翻过来一看，是一行工整的小字：“老师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一定要美丽！”

我珍重地把树叶夹进书里，从心底笑了起来。

十日谈

说说大话容易，实际上他们又能撑起谁的一片天呢？

点亮一盏灯